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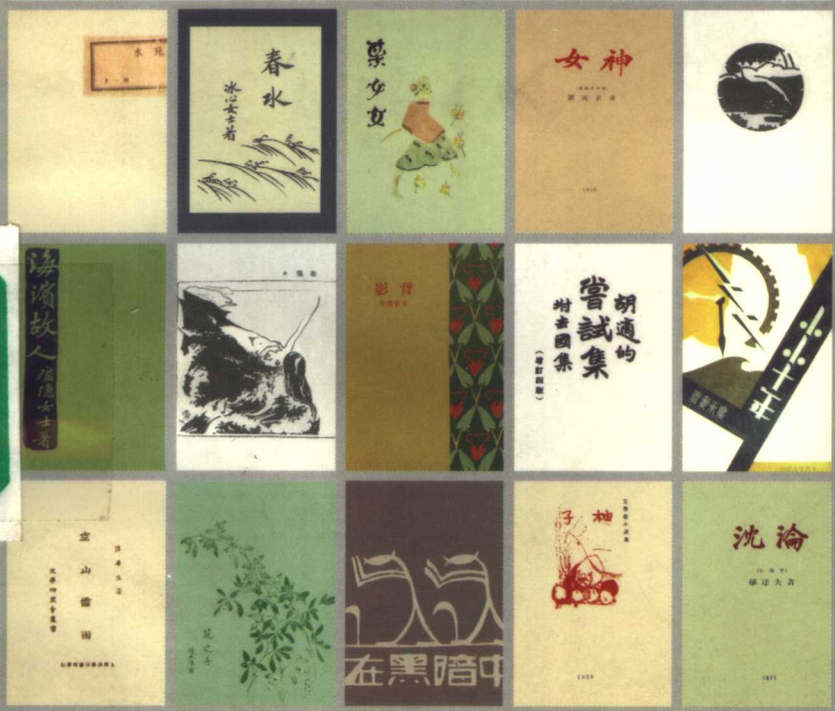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 呼兰河传

萧红 著





# 碑林

## 呼兰河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兰河传/萧红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3010-6

I. 呼…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726 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4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3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8.50 元

##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 萧红小传

萧红一九一一年在黑龙江省呼兰县降生。

父亲是当地富有声望的乡绅。远祖是山东胶州半岛的移民，住在呼兰河已经几代了。因之，家庭习俗，受了当地的感染，生活方式，大部分已参杂着满族的礼仪，而作父亲的，持家又很严。

萧红幼年就死去了母亲，父亲再娶，而不得继母的欢心，所能藉以庇护的，只有祖父祖母两个老人。除了祖父每天讲解一两首唐诗之外，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人在那荒芜了的草园子内寂寞自遣的。

一九二九年萧红就读于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最好的同窗闺友，为王君粟英，沈君玉贤，并共同发起野外写生画会。假日，必携画具，邀集会友，到马家沟一带，写生。间或，就在马家沟花园野餐。

史地教师姜某，时常在课余之暇介绍《石炭王》、《屠场》等译作，萧红除嗜绘图外，同时对文学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三〇年暑期，家庭勒令停学，因为继母从中作梗，而萧红又不得欢于校长孔繁书；且持家极严的父亲，将为萧红谋嫁。是以，市立第一女中，从此见不到这个蓝短衫、黑裙，梳着两条小辫子，有着两只明亮大眼睛的姑娘了。

秋天，萧红毅然从家庭里出走。有密友李君，北京人，相偕离哈市，去北平。在平，萧红没有久留，因为李君原来家中

有一发配妻子。再只身回哈尔滨，住在一个旅馆里。春雪夜晚，时常自己在街路上徘徊，这时候萧红的天真而富于热情的幻想，开始溃灭，仿佛置身荒寂战场的扶戟小卒。

一九三二年夏季，松花江的山洪暴发，萧红得萧军舒群两君助，脱出旅寓的困守生活。似不久，就和萧军结婚。并不采仪式，婚后仍极困窘。这时，“九一八事变”已早在一年前发生。两萧虽在艰危中，依然始终彼此相助相携。移居商市街，共同为《国际协报》撰稿，一九三三年秋两人集：《跋涉》问世。

这时候，萧红将产，入市立第一医院，产后，没钱付费，不得出。萧红坦然忍之，直到旧历年后，就悄然舍弃了孩子，出走，时一九三四年春。

不久，两萧到了青岛，同在《青岛晨报》编副刊。就在这暂时可以喘息的工夫，各抽时间，着手写作。秋天，《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两稿完成，又一起到上海。

一九三五年，得赏识于鲁迅先生，《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先后由奴隶社出版。一时文坛轰动，中国二十年来的新文学，从此开一新的途径。且由此，萧红奠定下以后文学生活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夏末，萧红只身去日本，两萧未来的婚变，实在由这时候潜伏下来的。

第二年，萧红只身回国。这一期间的作品多在《作家》、《太白》、《中学生》上发表，并集单行本出版，有《牛车上》、《手》，都是国内文苑珍贵的佳作。

这年，日本帝国侵华战争开始，上海沦陷，两萧逃亡汉口。住武昌小金龙巷，《大地的海》作者端木蕻良迁来为邻。

一九三八年一月，萧红随聂绀弩、萧军、端木蕻良诸友去临汾，又转到西安，春间，婚变发生。萧军北上，萧红和端木蕻

良回到汉口，同住旧居。七月，汉口告急，九月只身赶到重庆，初住江津，后移北碚，完成新作《回忆鲁迅先生》，并写《呼兰河传》。

一九四〇年春天，去香港，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港病逝。遗作长篇《马伯乐》上下两部，约四十万字，而《呼兰河传》刚在桂林出版，作者逝世前未得手读。

萧红性情明朗而真挚，热情，健谈，往往以工作排遣隐忧。常说：“一写东西，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不愉快，就都忘了。面前总像有一个强固的东西，这东西不倒，人类就很难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美。”因之，就是在肺病已渐严重的时候，还是不停的写作。《小城三月》就是卧伏在病床上两夜完成的，同时，还给《时代文学》封面作画。

生前，常喜欢着红色大衣，面容苍白，长圆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着黑黑的润泽，那润泽显示着一种智慧。步态敏捷，但笑声并不响亮。

“人不应该生活的美一些么？应该美一点！”因之，对同代友辈，亲切如家人，就是为人上有些缺点的，也总是宽容，体谅，常常是屈己待人。虽被友辈误为怯弱，然萧也不辩白，坦然一笑而已。不外，历世既深，且置身在历史漩涡的艰险当中，即使个人斗然碰见陡坡，沟渠，也并不在意，因为心里自有攀越力的把握。

直到死，萧红仍在孤独的一往直前的走着，唯脚步慢一些而已。

先生姓张名迺莹，笔名萧红，另署悄吟，得年三十二。火葬，墓在香港浅水湾。

骆宾基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日待订稿于杭州。

## 序

### —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了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图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藉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人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他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燥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他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 二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像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

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之劝说，萧红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则坚不可破，即使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那时我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

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可是萧红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的威胁。

经过了最后一次的手术，她终于不治。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 三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单调呵！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觑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官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着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有规律。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显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

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却又更可怜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那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那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

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必得狠狠地“管教”呢？小团圆媳妇有些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因为那小团圆媳妇第一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带哭连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

街坊们当然也都是和那个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像一个团圆媳。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

神,各种偏方),而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结果是把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可实在长得比普通十四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种的声响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单调。

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么深,自然不言而喻。

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 四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答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伏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时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下等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官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 五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

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因，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把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给掩隔起来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智识份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茅 盾 一九四六年八月，于上海。